

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四號註冊執照

蔡東藩 著

元史通俗演義

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

第二冊

(28)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（改版後）三版

有 著
作 權

總發行所
分發行所

上海
北平
漢口
廣州
長沙
三馬路
北首
琉璃廠
交通路口
永漢北街
南陽街

著 者
校 勘 者
發 行 人
印 刷 所

蔡 東 藩
通俗圖書刊行社
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
徐 寶 魯
會文堂新記書局
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
會文堂新記書局
會文堂新記書局

元史通俗演義

全書
二冊

定價大洋二元

外埠
郵費
加半

第三十一回 上彈章劾佞無功 信儉言立儲背約

却說鐵木迭兒奉太后弘吉剌氏敕旨，得居相位，起初還算守法，沒甚舉動。惟仁宗巡幸上都，留鐵木迭兒等留守，鐵木迭兒援丞相留治故例，出入張蓋，頗爲烜赫。廷臣不甚注目，統以爲故例如此，不足爲怪。越年鐵木迭兒偶然得病，自請解職。晝值朝房，夜值宮禁，宜其勞病，乃以忝忽魯代相。至延祐改元，忝忽魯免官，仁宗擬命左丞相哈克織繼任，哈克織自言非世勳族姓，不足當國，請再任鐵木迭兒。仁宗乃復拜他爲開府儀同三司，錄軍國重事。居數月，仍進爲右丞相，他即想出一條理財政策，毅然上奏道：

臣蒙陛下垂憐，復擢首相，依阿不言，誠負聖眷。比聞內侍隔越奉旨者衆，倘非禁止，致治實難，請敕諸司，自今中書政務，毋輒干預。又往時富民往諸番商販，率獲厚利，商者益衆，中國物輕，番貨反重，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事，發舟十綱，給牒以往，歸則征稅如制，私往者沒其貨，又經用不給，苟不豫爲規畫，必至愆誤。臣等集諸老議，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，加賦稅則毒流黎庶，增課額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。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引，及各冶鐵貨，庶可以足今歲之用。又江南田糧，往歲雖嘗經理，多未覈實，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，宜先事嚴限格，信罪賞，令田主手實填畝狀入官。諸王駙馬學校寺觀，亦令如之，仍禁私匿民田，貴戚勢家，毋得阻撓，請敕臺臣協力以成，則國用足矣。謹奏。

據奏中所言，不過清釐宿弊，澈查私販，有益國用，無損平民，看似正當不易的政策。無如中國官吏，多是貪財黷貨，凡遇計臣當道，變更舊制，往往被貪官汙吏乘間營私，無論若何良法，總歸弊多利少，結果是民生受苦，國庫仍枵，所得金錢，都入一班狗官的囊橐。歷代以來，俱蹈此轍，惟前代貪官中飽之費，尙在本國流通，所謂楚得楚失，挹彼注茲，猶不足患，今

則多寄存外國銀行，自涸財源，其患益甚。

做皇帝的身居九重，那裏曉得許多弊竇，卽如元代仁宗，好算一個明主，覽了鐵木迭兒奏牘，也道是情真語當，立准施行。鐵木迭兒遂分遣屬吏，循行各省，括田增稅，苛急煩擾，江西使臣呢，匹馬丁，酷虐尤甚，信豐一縣，撤民廬千九百區，夷墓揚骨，作爲所增田畝，居民怨恨入骨。

贛州土豪蔡五九，素有武力，且頗任俠，鄉民推爲首領，抗拒官長，一夫作難，萬衆響應，頓時江漳諸路，四起爲亂，蔡五九乘此機會，佔奪汀州寧化縣，戕殺有司，居然稱王建號，號令四方。奪了一縣，就想爲王，器量如此，安能成事。江浙行省平章張閭，奉旨往勦五九，也率着衆人，前來抵敵，究竟一時烏合，敵不住多大官軍，戰了數次，弄得十人九死，那時五九勢窮力蹙，逃入山谷，被官軍蹣迹追尋，生生拏住，訊實正法，做了無頭之鬼。

張閭上章奏捷，仁宗纔覺心懌，惟臺臣上言五九作亂，由括田增稅所致，乞罷各省經理，有旨准奏，只鐵木迭兒攬權如故，反且貪虐加甚，凶穢愈彰，朝野雖然側目，可奈鐵木迭兒氣燄熏天，欲要把他彈擊，好似蒼蠅撞石，非但不能動他，而且還要滅身，大家顧命要緊，自然相率箝口。

尋復由太后下旨，令鐵木迭兒爲太師，中書平章政事張珪，向來嫉惡如讎，至此不禁進言道：「太師論道經邦，須有才德兼全的宰輔，方足當此重任，如鐵木迭兒輩，恐不稱職。」仁宗本器重張珪，奈因迫於母命，不便違忤，只好不從珪言，加鐵木迭兒爲太師，兼總宣政院事。中國古典，夫死從子，況仁宗身爲人主，豈可依徇母后，專擅權好，是殆徒知有順不知有孝者。會仁宗如上都，徵政院使失列門，一作錫哩瑪勒。傳太后旨，召珪切責，珪抗論不屈，惹得失列門性起，竟喝

令左右加杖，可憐這爲國盡忠的張平章，平白無辜的受了一頓杖責。古時刑不上大夫，張珪身爲平章，乃遭倖臣杖責，可嘆可恨。皮肉血出，奄奄歸家。次日卽繳還印信，挈了家眷，徑出國門。珪子景元，隨駕掌衛，宿衛左右，聞父因杖創乞休，遂奏請父病垂危，懇卽賜歸。仁宗驚問道：「卿別時，卿父無病，怎麼今稱病篤了？」景元頓首涕泣，不敢言父被杖事。仁宗心知有異，乃遣使賜珪酒，進拜大司徒。珪已回籍養病，上表陳謝便罷。

至仁宗還都，並未追究失列門，廷臣心益不平。會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，納賄鐵木迭兒，鐵木迭兒遂密遣家奴脅上都留守賀巴延，令他釋弼。巴延不肯，據實陳奏。侍御史楊朵爾只已升任中丞，與平章政事蕭拜住、蕭志除奸，遂邀同監察御史四十餘人，聯銜抗奏道：

鐵木迭兒，桀黠奸貪，陰賊險狠，蒙上罔下，蠹政害民，布置爪牙，威讐朝野，凡可以誣害善人，要功利己者，靡所不至。取晉王田千餘畝，與教寺後墻園地三十畝，衛兵牧地二十餘畝，竊食郊廟供祀馬，受諸王哈喇班第使人鈔十四萬貫，寶珠玉帶，氍毹幣帛，又值鈔十餘萬貫，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，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，且既已位極人臣，又領宣政院事，以其子巴爾濟蘇爲之使，諸子無功於國，盡居貴顯，縱家奴凌虐官府，爲害百端，以致陰陽不和，山移地震，災異數見，百姓流亡，已乃恬然略無省悔，私家之富，在阿合馬、桑哥之上，四海疾怨已久，咸願車裂斬首，以快其心，如蒙早加顯戮，以示天下，庶使後之爲臣者，知所警戒，臣等不勝迫切得命之至！

仁宗覽了這奏，震怒有加，立即下詔，逮問鐵木迭兒。鐵木迭兒至此，也不免惶急起來，忙跑到興聖宮內，向太后下跪，磕着響頭，如同搗蒜。如搖尾乞憐一般。太后驚問何事，鐵木迭兒道：「老臣赤心報國，偏遭臺臣嫉忌，誣臣重罪，務乞太后爲臣剖白，臣死且感恩！」赤體報后，則有之，赤心報國，則未也。太后道：「皇兒難道不知麼？」鐵木迭兒道：「

皇上已有旨，逮問老臣。」太后道：「何故這般糊塗！」如非糊塗，恐不令太后胡行。鐵木迭兒道：「臺臣聯銜奏請，怪不

得皇上動怒。」太后道：「你且起來，無論甚麼大事，有我作主，怕他甚麼！」鐵木迭兒碰頭道：「聖母厚恩，真同再造，但老臣一時無可容身，奈何？」太后笑道：「你這老頭兒，也會放刁，你在宮中時常進出，今日便住在宮內，自然沒人欺你。」鐵木迭兒道：「明日呢？」太后道：「明日也住在這裏，可好麼？」鐵木迭兒道：「老臣常住宮中，不更要被人議論麼？」太后把他瞅了一眼，便道：「你怕議論，快些出去，休來惹我！」那時鐵木迭兒故作驚慌，抱住太

后玉膝裝出一付淚容，夫是之謂奸臣。果然太后俯加憐恤，用手把他扶起，並命貼身侍女，整備酒肴，替他壓驚，是夕，命鐵木迭兒匿宿興聖宮。一語够了。

越日，楊朵兒只復入朝面奏，略說鐵木迭兒匿居禁掖，非皇上親自查拏，餘人無從逮問，說得仁宗動容。退了朝，竟踱入興聖宮來，侍女得知消息，忙去通報太后。太后即命鐵木迭兒避匿別室。待仁宗進來，佯若無事。仁宗謁母畢，由太后賜坐，略問朝事，漸漸說到鐵木迭兒。仁宗遂啓奏道：「鐵木迭兒擅納賄賂，刻剝吏民，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，聯銜奏劾，臣兒令刑部逮問，據言查無下落，不知他匿在何處？」太后聞言，怫然道：「鐵木迭兒是先朝舊臣，現在入居相位，不辭勞怨，所以我命你優待，加任太師。自古忠賢當國，易遭嫉忌，你也應調查確實，方可逮問，難道憑着片言，就可加罪麼？」仁宗道：「臺臣聯銜，約有四十餘人，所陳奏牘，歷敘鐵木迭兒罪名，想總有所依據，不能憑空捏造。」太后怒道：「我說的話，你全然不信，臺臣的奏請，你却作爲實據，背母忘兄，不孝不義，恐怕祖宗的江山，要被你送脫了！」詩詞奪理說至此，便撲簌簌的流下淚來。老婦也會撒嬌仁宗素具孝思，瞧這形狀，心中大爲不忍，不由的跪地謝罪。太后尚嘮嘮叨叨的，說了許多，累得仁宗頓首數次，方纔趨出。

越日詔下，只罷鐵木迭兒右相職，令哈克繼代任，又遷楊朵兒只爲集賢學士，臺臣相率嘆息，無可如何。

會接陝西平章塔察兒急奏，報稱周王和世琜勾結陝西，變在旦夕了。原來和世琜係武宗長子，從前武宗嗣位，既立仁宗爲太子，丞相三寶奴欲固位邀寵，會與康里脫脫密談，擬勸武宗舍弟立子。康里脫脫道：「太弟安定社稷，已經正式立儲，入居東宮，將來兄弟叔姪，世世相承，還怕倒亂次序麼？」持正不阿，難爲脫脫三寶奴道：「今日兄已授弟，他日能保叔姪無嫌麼？」康里脫脫道：「古語嘗云：『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！』我不負約，此心自可無愧，人若失信，自有天鑒。所以勸立皇子，我不便贊成。」三寶奴嘿然而退。

至延祐改元，欲立太子，仁宗頗覺躊躇，以情理言，當立和世琜，何待躊躇。鐵木迭兒窺透上旨，便密奏道：「先皇帝舍

子立弟，係爲報功起見，若彼時陛下在都，已正大位，還有何人敢說！就是先皇帝亦應退讓，今皇嗣年將弱冠，何不早日立儲，免人覬覦呢？」仁宗道：「姪兒和世疎，比朕子年齡較長，且係先帝嫡子，朕承兄位，似宜立姪爲嗣，方得慰我先帝。」鐵木迭兒道：「宋太宗舍姪立子，後世沒有訾議，況宋朝開國，全由太祖威德，太宗無功可錄，加以金匱誓言，彼此遵約，他背了前盟，竟立己子，尙是相安無事。今如陛下首清宮禁，繼讓先皇，以德以功，應傳萬世，難道皇姪尙得越俎麼？」仁宗聞言，尙是沈吟，鐵木迭兒又道：「陛下讓德，卽始終相繼，恐後代嗣君，亦未必長久相安。老臣爲陛下計，并爲國家計，所以不忍絀口，造膝密陳。」仁宗不待說畢，便問道：「你說舍子立姪，不能相安，莫非是爭位不成？」鐵木迭兒道：「誠如聖論，自古帝王，豈必欲私有天下，特以儲位未定，往往有豆箕相煎，骨肉相殘的禍端。卽如我朝開國，君位相傳，非必父子世及，所以海都構釁，三汗連兵，爭戰數十年，至今尙未大定，陛下何不懲前毖後，安立弘規，免得後嗣爭奪呢？」佞臣之言，最易入耳，非明目達聰之聖主，鮮有不墮入彀中，試觀鐵木迭兒之反覆陳詞，何一非利害關係，動人聽聞，此讒口之所以可畏也。仁宗矍然道：「卿言亦是，容俟徐圖。」已入迷團。鐵木迭兒乃退。

靜候年餘，未見動靜，不免暗中惶急，遂私與失列門商議。看官，你道失列門是何等人物？就是前日傳太后旨，擅杖張珪的徽政院使，原來太后老而善淫，因鐵木迭兒年力垂衰，未能逞慾，有時或出言埋怨。鐵木迭兒善承意旨，遂薦賢自代。彷彿呂不韋之薦嫪毐。太后得了失列門，甚爲合意，大加寵幸。因此失列門的權勢，不亞鐵木迭兒。鐵木迭兒與他晤談，敘述前日密陳事，失列門笑道：「太師的陳請，還欠說得動人。」鐵木迭兒道：「據你的意思，應如何說法？」失列門道：「太師才高望重，難道不曉得釜底抽薪的計策麼？目今皇姪在都，無甚大過，你教主子如何處置？在下恰有一法，先將他調開遠道，那時疎不間親，自然好立皇子了。」鐵木迭兒喜動顏色，不禁拱手道：「這還要仰仗你呢！」失列門道：「太師放心，在下有三寸舌，不怕此事不行。」一蟹勝似一蟹。果然過了數日，有旨封和世疎爲周王，賜他金印，出鎮雲南。失列門之入讒用虛寫。

過了一年，復立皇子碩德八剌，一作碩迪巴拉。爲太子，兼中書令樞密使。和世琜在雲南，已置官屬。聞仁宗已立太子，頗滋怨望，遂與屬臣禿忽魯、尙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、不目丁、哈八兒、禿教化等會議。教化即常侍嘉輝道：「天下是我武宗的天下，如王爺出鎮，本非上意，大約由讒構所致。請先聲聞朝廷，杜塞讒口，一面邀約省臣，即速興兵，入清君側，不怕皇上不改前命！」密謀魯君，亦非臣道。大衆鼓掌稱善。教化復道：「陝西丞相阿思罕，前曾職任太師，被鐵木迭兒排擠，把他遠謫，若令人前去商議，定可使爲我助。」和世琜道：「既如此，勞你一行。」教化遂率着數騎，馳至陝西，由阿思罕問明情形，很是贊成。當下召集平章政事塔察兒，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，中丞脫歡，共議大事。塔察兒等聞命後，口中甚表同情，還說得天花亂墜，如何徵兵，如何進軍，不由阿思罕不信。議定發關中兵卒，分道自河中府進行，誰知他暗地裏寫了奏章，飛驛馳報，俗語說得好：

畫虎畫龍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未知元廷如何宣敕，請看下回表明。

鐵木迭兒之奸，中外咸知。仁宗亦豈不聞之？况臺官劾奏，至四十餘人之衆，即賢明不若仁宗，亦不至袒庇權奸，違衆愎諫。如此就令重以母意，不忍遽違，而左遷楊朵兒只，果胡爲者？讀史者或以愚孝譏之，實則猶未揭仁宗之隱，迨觀舍姪立子之舉，出自鐵木迭兒之密陳，乃知仁宗之心，未嘗不以彼爲忠。私念一起，宵小得而乘之，是殆所謂木朽而蟲生者。然則仁宗之心，得毋謂婦人之仁耶！前回敘仁宗之善政，不忍沒其長；此回敘仁宗之失德，不敢諱其短，瑕不掩瑜，即此可見矣。

第三十二回 爭位弄兵藩王兩敗 挾私報怨善類一空

却說陝西平章塔察兒，馳奏到京，當由仁宗頒發密敕，令他暗中備禦。塔察兒奉旨遵行，佯集關中兵，請阿思

罕教化兩人帶領，先發河中，去迎周王和世琜，自與脫歡引兵後隨，陸續到河中府，待與周王相遇，託詞運糧犒雲南軍，求周王自行檢查。周王偏委着阿思罕教化兩人，代爲察收，不防軍中統藏着兵械，一聲暗號，軍士齊起，都在車中取出兇器，奔殺阿思罕等。阿思罕教化手下，只有隨騎數十名，那裏抵敵得住，一陣亂殺，將阿思罕教化兩人已剝作數十段。塔察兒遂麾軍入周王營，誰知周王命不該絕，已得逃卒稟報，從間道馳去。後來入都嗣位，雖僅半年，然究係一代主子，所以得免於難。塔察兒搜尋無着，還道他奔回雲南，飭軍士向南追趕。偏周王望北急奔，待至追軍回來，再擬轉北，那時周王已早遠颺。塔察兒一面奏聞，一面再發兵北追，馳至長城以北，忽遇着一枝大軍，把他截住，以逸待勞，竟將塔察兒軍殺死了一大半，剩得幾個敗殘兵卒，逃回陝西。

看官！你道這支軍從何而來？原來是察合台汗也先不花，遣來迎接周王的大軍。也先不花，係篤哇子。篤哇在日，曾勸海都子察八兒，共降成宗，事見前文。應二十七回。嗣後察八兒復蓄異謀，由篤哇上書陳變，請元廷遣師夾擊察八兒。時成宗已殂，武宗嗣立，遣和林右丞相月赤察兒發兵應篤哇，至也兒的石河濱，攻破察八兒。察八兒北走，又被篤哇截殺一陣，弄到窮蹙無歸，只好入降武宗。窩闊台汗國土地，至是爲篤哇所併。篤哇死後，子也先不花襲位，又反抗元廷。初意欲進襲和林，不料弄巧成拙，反被和林留守，將他東邊地奪去。他失了東隅，轉思西略，方侵入呼羅珊，適周王和世琜奔至金山，馳書乞援。於是返旆東馳，來迎和世琜。既與和世琜相會，遂駐兵界上，專待追軍。果然塔察兒發兵馳至，遂大殺一陣，掃盡追兵，得勝而回。和世琜隨他入國，與定約束，彼此頗是親暱，安居了好幾年。元廷也不再攻討，總算內外靜謐。

無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周王和世琜已經北遁，魏王阿木哥却又東來。這阿木哥是仁宗庶兄。順宗少時，隨裕宗即故太子真金入侍宮禁，時世祖尚在，鍾愛曾孫，特賜宮女郭氏侍奉順宗。郭氏生子阿木哥，順宗以郭氏出身微賤，雖已生子，究不便立爲正室，乃另娶弘吉剌氏爲妃，便是武宗仁宗生母。順養興聖宮中，恣情娛樂的皇太后。

屢下貶辭，懇淫也。

仁宗被徙懷州時，阿木哥亦出居高麗，至武宗時，遙封魏王。到了延祐四年，忽有術者趙子玉，好談讖緯，與王府司馬脫不台往來，私下通信，說是阿木哥名應圖讖，將來應爲皇帝。脫不台信爲真言，潛蓄糧餉，兼備兵器，一面約子玉爲內應，遂偕阿木哥率兵，自高麗航海，通道關東，直至利津縣。途次遇着探報，子玉等在京事洩，已經伏法，於是脫不台等慌忙東逃，仍至高麗去了。

仁宗因兩次變亂，都從骨月啓釁，不禁憶起鐵木迭兒的密陳，還道他能先幾料事，思患預防，幸已先立皇子，方得臣民傾響，平定內訌，事後論功，應推鐵木迭兒居首，因此起用的意思，又復發生。這鐵木迭兒雖去相位，仍居京邸，與興聖宮中嬖倖，時通消息，大凡諸臣媚子，專能窺伺上意，仁宗退息宮中，未免提起鐵木迭兒的大名，那班鐵木迭兒的舊黨，自然乘機湊合，攬掇仁宗，復用這位鐵木迭兒。仁宗尚有些顧忌，偏偏這興聖宮中的皇太后，又出來幫忙，可謂有情有義。傳旨仁宗，令起用鐵木迭兒，再爲右相。仁宗含糊答應，暗思復相鐵木迭兒，臺臣必又來攻訐，不如令爲太子太師，省得臺臣側目。主意已定，便即下詔。

越日即有御史中丞趙世延，呈上奏章，內陳鐵木迭兒從前劣迹，凡數十事。仁宗不待覽畢，就將原奏擱起。又越數日，內外臺官陸續上奏，差不多有數十本。仁宗略一披覽，奏中大意，無非說鐵木迭兒如何奸邪，不宜輔導東宮，當下惹起煩惱，索性將所有各奏，統付敗紙簍中。適案上有金字佛經數卷，遂順手取閱，展覽了好幾頁，覺得津津有味，私自嘆息道：「人生不外生老病苦四字，所以我佛如來，厭住紅塵，入山修道。朕名爲人主，一日萬幾，弄到食不得安，寢不得眠，就是任用一個大臣，還惹臺臣時來絮聒，古人說得天子最貴，朕想來有甚麼趣味！到不如設一良法，做個逍遙自在的閒人罷。」說畢，復嘿嘿的想了一番，又自言自語道：「有了，就照這麼辦，便掩好佛經，起身入寢宮去了。」故作蓄筆。

小子錄述至此，又要敍那金字佛經的源流。這金字佛經，就是維摩經。仁宗嘗令番僧繕寫，作爲御覽，共鑒金

三千餘兩。一部維摩經，需費如此，元僧之多財可知。此時已經繕就，呈入大內，所以仁宗奉若祕本，敬置覽奏室內，每於披覽奏牘之餘暇，諷誦數卷。天子念佛，實是多事。這且不必細表。

且說仁宗有心厭世，遂詔命太子參決朝政。廷臣見詔，多半滋疑，統說皇上春秋正富，爲何授權太子，莫非鐵木迭兒從中播弄不成？當下都密託近侍，微察上旨。侍臣在仁宗前，嘗伺候顏色，一時恰探不出甚麼動靜。只仁宗常與語道：「卿等以朕居帝位，爲可安樂麼？」朕思祖宗創業艱難，常恐不能守成，無以安我萬民，所以宵旰憂勞，幾無暇晷，卿等那裏知我苦衷呢？」仁宗之心，不爲不善，但受制母后，溺愛子嗣，終非治安之道。侍臣莫明其妙，只好面面相覷，不敢多言。過了數天，復語左右道：「前代嘗有太上皇的名號，今太子且長，可居大位，朕欲于來歲禪位太子，自爲太上皇，與爾等遊觀西山，優游卒歲，不更好麼？」想了多日，原來爲此。左右齊聲稱善，只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道：「陛下年力正強，方當希蹤堯舜，爲國迎庥，爲民造福，若徒慕太上皇的虛名，實屬無謂。如臣所聞，前代如唐玄宗、宋徽宗，皆身罹禍亂，不得已禪位太子，陛下爲甚麼設此念頭？」這一席話，說得仁宗瞠目無詞，纔把內禪的意思，打消淨盡。嗣是復勤求治道，所有一切佛經，也置諸高閣，不甚寓目。

會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，令作佛事，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，事爲仁宗所聞，喟然道：「這是歷年弊政，若長此不除，人民都好爲惡了。」想是同光返照，所以有此清明。遂頒發嚴旨，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，仍追所釋囚，還寘

獄中。既而中書省臣奏請，白雲宗總攝沈明仁，強奪民田二萬頃，誑誘愚俗十萬人，私賂近侍，妄受名爵，應下旨黜免，嚴汰僧徒，追還民田等語。仁宗一一准奏，并詔沈明仁姦惡不法，飭有司逮鞠從嚴，毋得庇縱，違者同罪。這兩道詔敕，乃是元代未曾見過的事情，不但僧侶爲之咋舌，就是元廷臣僚，亦是意不及料。

到了延祐七年元旦，日食幾盡，仁宗齋居損膳，命輟朝賀，甫及二旬，仁宗不豫。太子碩德八剌焚香禱天，默祝道：「至尊以仁慈御天下，庶績順成，四海清晏。今天降大厲，不如罰殛我身，使至尊長爲民主。天其有靈，幸蒙昭鑒！」

「叙及此語，不沒孝思。祝畢，又拜跪了好幾次。次夕，拜祝如故。無如人生修短，各有定數。既已祿命告終，無論如何祈禱，總歸沒有效驗。太子禱告益虔，仁宗抱病益劇。正月二十一日，駕崩光天宮，壽三十有六，在位十年。元世祖殂於正月，成武仁三宗亦然，這也是元史中一奇。史稱仁宗天性慈孝，聰明恭儉，通達儒術，妙悟釋典，不事游畋，不喜征伐，不崇貨利，可謂元代守文令主。小子以爲順母縱奸，未免愚孝；立子負兄，未免過慈；其他行蹟，原有可取，但總不能無缺點呢！得春秋責備賢者之義。」

仁宗已殂，太子哀毀過禮，素服寢地，日歡一粥。那時太后弘吉剌氏，便乘機宣旨，令太子太師鐵木迭兒爲右丞相。越數日，復命江浙行省黑驢一作赫魯爲中書平章政事，黑驢平時沒甚功績，且亦未有令望，只因族母亦列失八，在興聖宮侍奉太后，頗得寵信，因此黑驢迭蒙超擢，驟列相班。爲下文謀逆張本。自是鐵木迭兒一班爪牙，又復得勢。

參議中書省事乞失監，素諂事鐵木迭兒，至是倚勢鬻官，被臺臣劾奏，坐罪當杖，他卽密求鐵木迭兒，到太后處說情。太后召太子入見，命赦乞失監杖刑。太子不可，太后復命改杖爲笞。太子道：「法律爲天下公器，若稍自徇私，改重從輕，如何能正天下！」卒不從太后言，杖責了案。

徽政院使失列門，復以太后命，請遷轉朝官。太子道：「一大喪未畢，如何卽易朝官！且先帝舊臣，豈宜輕動，俟卽位後，集宗親元老會議，方可任賢黜邪。」失列門慙沮而退。

於是宮廷內外，頗畏太子英明。獨鐵木迭兒，以太子尚未卽眞，應乘此報怨復讎，藉洩舊恨。當下追溯讎人，第一個是御史中丞楊朵兒只，第二個是前平章政事蕭拜住，第三個是上都留守賀巴延，第四個是前御史中丞趙世延，第五個是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。上都距京稍遠，不便將賀巴延立逮，趙世延已出爲四川平章政事，李孟亦已謝病告歸，獨楊朵兒只蕭拜住兩人，尚在都中供職，遂矯傳太后旨，召二人至徽政院，與徽政使失列門，御史大

夫秃秃哈。坐堂鞫問，責他前違太后敕命，應得重罪。楊朵兒只勃然大憤，指鐵木迭兒道：「朝廷有御史中丞，本爲除奸而設，你蠹國殃民，罪不勝言，恨不卽斬你以謝天下！我若違太后旨，先已除奸，你還有今日麼？」鐵木迭兒聞言，又羞又惱，便顧左右道：「他擅違太后，不法已極，還敢大言無忌，藐視宰輔，這等人應處何刑？」旁有兩御史道：「應卽正法。」朵兒只唾兩御史道：「你等也備員風憲，乃做此狗彘事麼？」蕭拜住對朵兒只道：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？我輩今日不幸遇此，還是死得爽快。只怕他也是一座冰山了！」兩御史不禁俯首。

鐵木迭兒怒形於色，頓起身離座，乘馬入宮。約二時，卽奉敕至徽政院，令將蕭拜住、楊朵兒只二人處斬。左右卽將二人反翦起來，牽出國門。臨刑時，楊朵兒只仰天嘆道：「天乎！天乎！我朵兒只赤心報國，不知爲何得罪，竟致極刑！」蕭拜住也呼天不已。元臣大率信天。

旣就戮，忽然狂飈陡起，沙石飛揚，嚇得監刑官魂不附體，飛馬逃回。都人士相率嘆息，暗暗稱冤。

楊朵兒只妻劉氏，頗饒姿容，鐵木迭兒有一家奴，曾與覲面，陰加豔羨，至此稟請鐵木迭兒，願納爲己婦。鐵木迭兒卽令往取。那家奴大喜過望，趕車徑去，至楊宅，假太師命令，脅劉氏赴相府。劉氏垂淚道：「丞相已殺我夫，還要我去何用？」家奴見他淚珠滿面，格外憐惜，便涎着臉道：「正爲你夫已死，所以丞相憐你，命我來迓，並且將你賞我爲妻，你若從我，將來你要什麼，管教你快活無憂。」此奴似熟讀線經。

劉氏不待言畢，已豎起柳眉，大聲叱道：「我夫盡忠，我當盡義，何處狗奴，敢來胡言？」說至此，急轉身向案前，取了一翦，向面上劃裂兩道，頓時血流滿面。復將髻子剪下，向家奴擲去，頓足大罵道：「你仗着威勢，敢來欺我！須知我已視死如歸，借你的狗口，回報你主，我死了，定要伸訴冥王，來與你主索冤，教老賊預備要緊！」罵得痛快，我亦一暢。家奴無可奈何，引車自去。旣返相府，適鐵木迭兒在朝辦事，便一口氣跑至朝房，據實稟陳。鐵木迭兒大怒道：「這般賤人，不中抬舉，你去將他拏來，令他入鬼門關，自去尋夫便了。」旁有左丞張思明，聞着這言，便向鐵木迭

兒道：「罪人不孥，古有明訓。況山陵甫畢，新君未立，丞相恣行殺戮，萬一諸王駙馬等，因而滋疑，託詞謀變，丞相還能諉咎麼？」鐵木迭兒沈吟半晌，方悟道：「非左丞言，幾誤我事。」遂叱退家奴，家奴快快自回。楊妻劉氏，纔得守節終身。張左丞保全不少。

鐵木迭兒毒心未已，復奏白太后，捏造李孟從前過失，誹謗宮闈，不由太后不信，遂命將前平章政事李孟封爵，盡行奪去，并將李孟先人墓碑，一律仆毀，總算爲鐵師相稍稍吐氣。只趙世延出居四川，一時無隙可尋，他就百計圖維，陰令黨羽賄誘世延從弟，前來誣告世延。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，利令智昏，竟詣刑部自首，只說世延如何貪婪，如何誕妄，其實統是無中生有，滿口荒唐。刑部早承鐵木迭兒微意，據詞陳請，詔旨不得不下，飭緹騎至四川逮問世延。小子有詩刺鐵木迭兒道：

賢奸自古不相容，欲籲君門隔九重！
尤恨元朝鐵師相，貪殘已甚且淫兇。
未知世延曾否被害，且至下回表明。

仁宗本一守文主，其不能無失德者，類由鐵木迭兒一人，煽蔽而成。大奸似忠，大詐似信，非中智以上之君，末由燭其奸詐。仁宗第一中智者耳！故一用不已，至於再用，再用不已，猶且令爲太子太師。雖曰太后之主使，要亦仁宗之偏聽不明，有以致之也。兩藩之變，幸而即平，否則喋血宮門，寧俟他日耶？至仁宗崩逝，鐵木迭兒更出爲首相，睚眦必報，妄戮忠良，英宗雖明，內迫於太后，外制於師傅，且因居喪盡禮，無暇顧及，是英宗之縱奸，情可曲原，而仁宗之貽謀不臧，未能諉咎可知也。讀此回猶慨然於仁宗之失云。

第三十三回 隆孝養迭呈冊寶 洩逆謀立正典刑

却說趙世延爲四川平章政事，雖經逮問，究竟燕蜀遼遠，往返需時，未能刻日到京，京中帝位已虛，太子應承大統，自然擇日登陸，遂於三月十一日即帝位于大明殿，循例大赦，當即頒詔道：

洪維太祖皇帝，膺期撫運，肇開帝業，世祖皇帝，神機睿略，統一四海，以聖繼聖，迨我先皇帝至仁厚德，涵濡羣生，君臨萬國，十年於茲，以社稷之遠圖，定天下之大本，協謀宗親，授子冊寶，方春宮之與政，遽昭考之賓天，諸王貴戚，元勳碩輔，咸謂朕宜體先帝付託之重，皇太后擁護之慈，既深繫於人心，詎可虛於神器，合詞勸進，誠意交孚，乃於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于大明殿，可大赦天下，咸與維新，此詔。

即位後，追號先帝爲仁宗皇帝，尊皇太后弘吉刺氏爲太皇太后，皇后鴻吉哩氏爲皇太后。先是皇太后擬專國政，以和世琜少有英氣，恐不易制，不若太子碩德八剌較爲謙和，因此亦勸仁宗舍姪立子。仁宗既受權奸的慫恿，復承母后的勸告，所以決定主意，立碩德八剌爲太子。

至仁宗殂後，太子居喪，所有政務，太后擬專任鐵木迭兒，獨斷獨行，偏太子嘗出來干涉，免不得有些介意，到了即位的日子，太后也算來賀，太子見了太后，詞色少嚴，太后回至興聖宮，暗自悔恨道：「我不該命立此兒！」一死多活少，亦可少休。嗣是太后變喜成憂，漸漸的釀成疾病了。惟太皇太后冊文，元代未有此舉，乃由詞臣珥筆，敬謹撰成，其文云：

王政之先，無以加孝，人倫之本，莫大尊親，肆予臨御之初，首舉推崇之典，恭維太皇太后陛下，仁施溥博，明燭幽微，爰自居淵潛之宮，已有母天下之望，方武宗之北狩，適成廟之賓天，旋克振於乾綱，諒再安於宗祏，雖有在躬之歷數，實司創業之艱難，儀式表於慈闈，動協謀於先帝，莫究補天之妙，尤如扶日之升，位履至尊，兩翼成於聖子，嗣登大寶，復擁佑於藐躬，矧德邁塗山，功高文母，是宜加於四字，或益衍於徽稱，謹奉玉冊玉寶，加上尊號，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徽文崇佑太皇太后。於戲！茲雖涉於虛名，庶庸申於善頌，九州四

海，養未足於孝心，萬歲千秋，願永膺於壽祉。錄太皇太后冊文，所以愧之也。

又有皇太后冊文一篇，亦寫得玉潤珠圓，其文云：

坤承乾德，所以著兩儀之稱；母統父尊，所以崇一體之號。故因親而立愛，宜考禮以正名。恭惟聖母溫慈惠和淑哲端懿，上以奉宗祧之重，下以敍倫紀之常。恢王化於二南，嗣徽音於三母，輔佐先考，憂勤警戒之慮深，擁佑眇躬，撫育提攜之恩至。迨於今日，紹我不基，規模一出於慈闈，付託益彰於祖訓。致天下之養以爲樂，未足盡於孝心；極域中之大以爲尊，庶可尊其懿美。式遵貴貴之義，用罄親親之情，謹遣某官某奉冊上尊號曰皇太后。伏維周宗綿綿，長信穆穆，備洛書之錫福，聚坤極之儀天，啓佑後人，永錫胤祚。元代之立皇太后，莫如仁宗后之正，且亦纔令終，故亦舉冊文並錄之。

太皇太后及皇太后，遞受諸王百官朝賀，說不盡的繁文縟節，小子也不必細敍。

單說太子碩德八剌，既已嗣位，因身後廟號英宗，小子此後遂沿稱英宗二字。英宗大赦後，復封賞羣臣，特進鐵木迭兒爲上柱國太師，並詔中外毋沮議。鐵木迭兒敕令鐵木迭兒愈加橫行，降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，召他就職。在鐵木迭兒的意思，逆料李孟必不肯來，就好說他違旨不臣，心懷怨望，大大的加一罪名。不料李孟聞命，欣然就道。途次遇着翰林學士劉廣，正來慰問，遂與偕行至京，立赴集賢院中。

宣徽使以聞，并奏請李孟到任，例應賜酒。英宗愕然道：「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麼？」適鐵木迭兒子巴爾濟蘇在側，便與語道：「你等說他不肯奉命，今果何如？」一巴爾濟蘇俯首無言。英宗復召見李孟，慰勞有加，由是讒不得行。李孟嘗語人道：「老臣待罪中書，無補國事，聖恩高厚，不奪俸祿，今已老了，欲圖報稱，恐亦無及了。」英宗聞言，格外稱善。未幾卒於官，御史累章辨誣，有旨復職，尋復追贈太保，進封魏國公，諡文忠。史稱皇慶延祐時，每一亂命，人必謂由鐵木迭兒所爲，得一善政，必歸李孟，所以中外知名。可奈母后擅權，僉人用事，以致懷忠未遂，資志以

終，這也真是可惜呢！究竟流芳百世，不同遺臭萬年，人亦何苦爲鐵木迭兒，不爲李道復耶。

是年五月，英宗幸上都，鐵木迭兒隨駕同去，他想中害留守賀巴延，使人往報，故意遲延一日。巴延計算道：「須五日方到，不料第四日午後，車駕已抵上都，累得巴延手忙腳亂，不及衣冠，先迎詔使，隨後方穿了朝服，出迎英宗。俟英宗入居行宮，鐵木迭兒即劾奏巴延，便服迎詔，坐大不敬罪，請即嚴懲。英宗不欲究治，偏鐵木迭兒抗聲道：「如此逆臣，還好姑息麼？此時不嚴行究辦，將來臣工玩法，如何處治？」說得英宗不能不從。遂將賀巴延褫職，下五府雜治。鐵木迭兒密囑府吏，令將巴延置死，可憐秉正不阿的賀留守，爲了張弼一案，觸怒權奸，竟被他傾陷，冤冤枉的慘斃獄中。府吏報稱巴延病死，由鐵木迭兒作證，就使英宗知他舞弊，也只好模糊過去。

嗣鐵木迭兒聞知趙世延已械繫至都，飛飭刑部從嚴審訊。刑部又暗囑世延從弟，教他堅執前言，不得稍縱，於是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，與世延對簿，全不管弟兄情誼，一味瞎造，咬定世延罪狀。貨利之壞人心術，至于如此。世延先與爭辯，嗣見刑部左袒從弟，轉忿爲笑道：「我的弟兄，從前還是安分，不敢如此撒謊，今日驟然昧良，必是有人導壞，我想你等官吏，也須存點公道，明察曲直，不要專附權奸，搆陷善類。須知天道昭彰，報應不爽，一時得勢，能保得住將來麼？」刑部猶大聲呵叱，世延道：「何必如此！鐵太師仇我一人，只教我死便休，必導人爲非，噉吏作奸，計亦太拙呢！」胥益兒哈呼聞着兄言，到也自知理屈，寂然無語。偏刑部鍛鍊成獄，奏請置諸極典。會英宗已返燕都，覽刑部奏牘，批諭世延犯法，已在赦前，現經大赦，毋庸再議等語。

看官！你想這鐵木迭兒，用盡心思，想害世延，如何就肯干休？當下入奏英宗，以世延罪符十惡，不應輕赦。英宗不從，鐵木迭兒復命刑部屬吏，威嚇世延，逼令自裁。世延道：「我若負罪，應該明正典刑，藉伸國法，何必要我自盡？」刑部亦弄得沒法，尋思暗殺世延，偏英宗下詔刑部，飭他慎重羈囚，不得私自用刑。想亦由巴延斃獄之故。世延乃得安住獄中，鐵木迭兒復令侍臣伺間奏請，會英宗出獵北涼亭，臺官或上書諫阻，英宗不允。侍臣遂乘間進言道：「一